

<<罗生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罗生门>>

13位ISBN编号：9787547012871

10位ISBN编号：7547012876

出版时间：2011-1-18

出版公司：万卷出版公司

作者：芥川龙之介

页数：208

译者：濮芸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罗生门>>

内容概要

《罗生门》收录芥川的中短篇小说共十五篇。

其中《罗生门》以风雨不透的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从而展示了“恶”的无可回避，第一次传递出作者对人的理解，对人的无奈与绝望。

《罗生门》讲述的是在战争年代，被主人赶出来的家将走到一个到处都堆满死尸的地方——罗生门。

他壮起胆子，想进去找到一些财物，结果竟然发现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正在从一个年轻女子的死尸头上拔头发。

老妇人为什么竟然对死尸也不放过？

而这位家将面临做强盗和被饿死之间最终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紧凑的情节与压抑的空间感极有力地渲染了故事的静寂、阴森与晦暗不明。

是恶耶？

非恶耶？

芥川龙之介因此被誉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鬼才”，而《罗生门》被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改编成电影，荣获奥斯卡多个大奖，使日本电影走向世界。

此后，“罗生门”更成为华语地区对于扑朔迷离的、各方说法不一的事件的代名词。

<<罗生门>>

作者简介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日本大正时代小说家。

他在创作上既有浪漫主义特点，又具有现实主义倾向，被称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鬼才。

代表作《罗生门》、《竹林中》现已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经典之作。

以其名字命名的“芥川奖”成为日本文坛的重要奖项之一。

1927年服毒自杀，享年35岁。

1950年，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将芥川的作品《竹林中》与《罗生门》合而为一，改编为电影《罗生门》，荣获奥斯卡多个大奖，使日本电影走向世界。

此后，“罗生门”更成为华语地区对于扑朔迷离的、各方说法不一的事件的代名词。

<<罗生门>>

书籍目录

罗生门 地狱变 山芋粥 鼻子 酒虫 老年的素盏鸣尊 蜘蛛丝 杜子春 秋山图 山鹑 莽丛中
阿富的贞操 报恩记 戏作三昧 点鬼簿

<<罗生门>>

章节摘录

《罗生门》 那是发生在某个黄昏的事。
一个家将于罗生门下避雨。

宽广的门檐下，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

仅有一只蟋蟀趴在朱漆斑驳的硕大圆柱之上。

罗生门位于朱雀大道上，本该有几个戴女笠和乌软帽的男女行人会来这儿避雨，可现在却只有他独自一人。

究其原因，正是这两三年，京都连年灾祸，又是地震又是台风，又是火灾又是饥荒的，民不聊生。

据古籍记载，还曾发生过将佛像与佛具击碎、沾着朱漆或金银箔的木头堆在路边当柴火卖这种事。

京城都已落至这般田地，整修罗生门，根本就无人问津了。

于是，墙倒众人推，狐狸和盗贼乘机入侵。

最后，甚至将无人认领的尸首丢到这城楼附近也成一种习惯。

夕阳西下时分，气象阴森，谁都不敢越这雷池一步。

倒是不知从哪儿飞来了许多乌鸦。

白日，这些乌鸦于高高的楼顶鸣尾上成群飞翔啼叫，尤其当夕阳染红天宇时，它们就像是散在上头的芝麻，清晰可见。

而乌鸦，正是来啄食堆在城楼附近死尸的腐肉的。

然而今日，许是时间已晚，一只也没看见。

只是，就在那东一处西一处倒塌的石阶缝里生出的杂草堆中，还能找到零星的白色鸟粪。

穿着洗得发白了的藏青色棉袄的家将，一屁股坐在七蹬石阶的最高一格，摸着右边脸颊上冒出的粉刺，茫然地望着落雨。

虽说家将是在避雨，就算雨停后，也漫无目的。

若是平日，当然家将会回到主子的身边，可就在四五天前，主子已将他解雇了。

正如前文所述，当时的京都早已衰败，如今家将被辞退了，也不过是这衰败的一个小小余波罢了。

因此与其说家将在避雨，不如说是被雨水困住的家将，无处可去，无计可施要来得更准确些吧。

况且，今日的天色也增添了这平安朝的家将小小的感伤心情。

这从申时下起的雨，久久未见放晴。

家将叨念着明天的日子要怎么过下去——也就是从无计可施中求生路，雨水刷刷冲击着朱雀大路的声响似有若无地传入他的耳中。

雨包围着罗生门，从远处飒飒地聚拢过来。

黑暗渐渐压低天空，抬头就能望见那从屋顶斜突出的雕甍，厚重的乌云飘浮在上头。

无计可施中求生路，根本无暇思考手段。

循规蹈矩便只有饿死在街头墙角，然后如同野狗一般，被丢掷在这门边。

倘若不择手段又会如何呢？

家将针对同一个问题思前想后良久，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个“倘若”无论过了多久，都只不过是一个假设罢了。

即使家将心里明白只有不择手段才能寻到活路，然而当“除了当盗贼，别无他法”这条路子理所当然地摆在眼前时，他却怎么也拿不出勇气来积极地予以肯定。

家将大大地打了个喷嚏，随后很吃力似的站了起来。

京都阴冷的傍晚，恨不得抱着一团火炉过活。

风穿过立柱与立柱之间，伴随着橙色的夕阳呼啸而来。

落在朱漆柱上的蟋蟀早已不知所终。

家将套在金黄色汗衫外头的藏青袄垫肩高高耸起，缩着脖子打量着城楼的四周。

只要是个能挡风遮雨，又能避人耳目，能舒舒服服窝着睡觉的地儿，他就想在那儿对付着过一宿了。

恰好，一副登上门楼用的、涂着朱漆的宽梯映入视线。

<<罗生门>>

城楼上即使有人，估摸着也都是死人了。

家将摸着挂在腰间的木柄长刀，不使其出鞘，抬起穿着草鞋的脚，跨上宽梯的最下层。

数分钟过后，在通到罗生门门楼的宽梯中段时，有个男人像猫那样蜷缩着身子，屏息窥视着上边的情形。

城楼蹿出的火苗依稀映在他的脸上，就是那胡茬中长出一颗发红流脓的粉刺的右脸颊，家将一直都认为这城楼上尽是一些死人罢了，然而爬上去一看才发现，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把火，火光还在那儿到处移动，那摇曳的浑浊的浅黄色火光映在布满蜘蛛网的顶棚上，一目了然。

在这下着雨的夜晚于罗生门生火者，怎么想也绝非等闲之人。

家将仿佛壁虎一般蹑着脚，好不容易才爬上这陡峭梯子的最高层。

接着尽可能伏下身子，伸长了脖子，提心吊胆地往门楼里窥探。

如同传闻中一样，零星几具尸体摆放在那儿。

火光映照出的空间比想象中的狭窄，看不清具体数目，隐约间模糊可辨，尸体中有些赤裸着身体，也有些穿戴整齐，当然，也有男有女。

只是奇怪，这些尸体都仿佛泥捏的玩偶似的，张着嘴，摊着手，甚至想象不到他们曾是活生生的人。

影影绰绰的火光投影至肩膀和胸部等突起的部位，低凹的部位，黑漆漆的看不分明，像哑巴似的永远沉默着。

一股腐烂的尸臭袭来，家将不由捂住鼻子，然而转瞬之间那手已忘记了捂鼻。

一种强烈的感情几乎把人的嗅觉剥夺殆尽。

此时，家将发现尸体中蹲着一个人。

穿着棕黄色的和服，又矮又瘦，头发花白，像只猴子似的老姬，右手拿着一片点燃的松明，注视着—具尸体的面容。

尸体的头发长长的，多半是一具女尸吧。

家将在六分恐惧四分好奇心的驱使下，一时忘记了呼吸。

借用古籍作者的话，便是一股“毛骨悚然”之感。

然后，老姬将那片松明插到地板的缝隙间，双手往一直凝视着的尸体的脑袋上一搭，犹如母猴替小猴捉虱子似的，一根根地拔起那长发来了。

而那头发似乎就这样顺手拔了下来。

看着头发一根根拔下来，家将心中的恐惧也随着一点点消失，与此同时，却一点点萌生出对老姬的怒火——不，对这老姬，也许有语病，应该说是对一切罪恶所发的反感，愈来愈强烈了。

此时如若有人重提刚才家将在城楼下所思考的有关饿死还是当强盗的这个问题，大概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饿死。

他那嫉恶之心，正如老姬插在地板缝间的松明，熊熊燃烧。

家将并不知晓老姬拔下死人头发的原因，当然也无从判断这究竟是善是恶。

然而对于家将而言，这下着瓢泼大雨的夜晚，在这罗生门上拔着尸体头发这件事本身，就是罪不可赦之恶。

而家将大概早就不记得自己刚才还在踌躇是否落草为寇来着。

于是，他两脚用力，猛地从楼梯一跃而上。

手握木柄长刀，大步踱到老姬跟前。

不消说，老姬大吃一惊，犹如惊弓之鸟般跳了起来。

“你这家伙，哪里跑！”

家将挡住被尸体绊住爬起后慌忙想逃的老姬，大声呵斥。

老姬仍想撞开家将逃跑，却被家将一把拉回，不遂其愿。

两人在尸堆中无言地扭打起来。

然而，胜负从最初就早已见了分晓，家将终于一把抓住老姬的胳膊，硬是将她按倒在地。

那胳膊就像是鸡爪子一般，瘦得只剩下皮包着骨头。

“你在干什么？”

从实招来。

<<罗生门>>

不说就砍了你！

” 家将甩开老姬，拔刀出鞘，将利刃的刚青色亮在她眼前。

可老姬双手直哆嗦，气喘吁吁地耸动着肩，两眼睁得大大的，眼珠子都快要眼眶里掉出来一般，却像是个哑巴，执拗得不肯说一句话。

当家将意识到，老姬的生死已全握在自己手里时，方才烧着胸口的怒火，不知何时已渐渐冷却，剩下的，只不过是圆满完成工作的那份得意与满足。

于是家将低下头，放缓了口气问道：“我并不是衙门里的捕头，只不过是偶尔楼下经过的旅人。

不会拿绳子捆你抓回去发落什么的。

你只消告诉我在这时候在这门楼上，你到底在干什么就行了。

” 于是，老姬那双圆睁的眼睁得更大了，凝视着家将的脸。

用一双眼睑发红、目光如鸷鸟一般锐利的眼睛看着他。

皱纹密布，几乎跟鼻子连在一块儿的嘴，犹如咀嚼似的嚙动。

看得见尖尖的喉结在细细的嗓窝子那上下挪动。

此刻，宛若鸟啼的声音喘着粗气传入家将耳中。

“拔下这些头发，拔下这些头发是想用来做假发的。

” 对于这过于平凡的回答，家将感到大失所望。

失望的同时，方才那憎恨，冷漠的蔑视一齐重新涌上心头，这下子对方大抵是觉察出了他的情绪。

老姬一手仍拿着从死尸头上夺取的一根根长发，用癞蛤蟆般聒噪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拔死人头发是不对的，不过堆在这儿的死人，也都是些不拿这种事当坏事看的人吧。

就拿我现在拔她头发的女人来说吧，生前就是将蛇肉切成四寸长的段晒干了，充当鱼干卖到军营里去的。

要是没得瘟疫病死的话，至今都还在干这种事呢。

而且，这女子卖的鱼干还在军营里大受好评，成了不可或缺的菜色呢。

我也不觉得这女子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要是不这么做，也只能等着饿死。

都是没办法的事。

所以我现在做的事，自己也不觉得是为非作歹，只不过是不这样就会饿死的求生之法罢了。

我想深知此道的她，一定会体谅我的。

” 老姬，大致说了这番话。

家将将大刀插回鞘里，左手按着刀柄，漠然地听着老姬的话。

当然，边听着，那只右手也还挂念着脸颊上那颗长了脓包的粉刺。

只不过，听完这些话，家将的心中鼓起了一种勇气。

正是方才在城楼下他所缺乏的勇气，而且这与之前在门楼上逮住老姬时的勇气截然不同。

家将不再为是饿死抑或落草为寇这一点犹豫不决，此刻他几乎连饿死的念头都已无影无踪，已将其逐出意识之外去了。

“真的，是这样的吗？

” 老姬说罢，家将用嘲讽般的口吻问道。

然后向前跨出一步，右手猛然抽离了脸上的粉刺，抓住老姬的衣襟，咬着牙说道：“那，就算我剥了你的衣服，你也不要怨我。

不这样，我也得饿死了。

” 说罢，家将快速地剥下老姬的衣服，一脚将缠着他大腿的老姬粗暴地踹倒在尸体上。

离楼梯口仅有五步之遥，家将夹着抢来的棕黄色和服，一溜烟沿着陡直的梯子爬了下去，消失在夜色中。

不一会儿，像死去似的老姬光着身子从尸骸堆中坐了起来，嘴里发出哼哼唧唧、嘟嘟囔囔的声响，借着尚未燃尽的松明之火，爬到楼梯口，倒披着短短的白发，向下张望。

外面只是黑沉沉的夜。

而家将的下落，无人知晓。

.....

<<罗生门>>

<<罗生门>>

媒体关注与评论

《罗生门》无疑是芥川龙之介的力作。

紧凑的情节与压抑的空间感都极有力地渲染了故事的静寂、阴森与晦暗不明。

是恶耶？

非恶耶？

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后世读者也各有见解。

不过不管怎样，关于“仆人”上楼后的一系列心理及细微的行动描写的文字非常精彩，值得一读。

——豆瓣评论 如果说喜剧是将美好的展现给人们，而悲剧是将美好撕碎给人看的话，那芥川的短篇小说则竭力融合了两者！

——读者评论 老幼皆宜的作品永远是最难写的，芥川就是这样一位没有刻意去迎合别人胃口而又老幼皆宜的作家。

永远看不腻的芥川是我读过次数最多的作家，从小学五年级第一次读罗生门一直到今年又重新买了新的版本，每一次读都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常读常新。

——读者评论

<<罗生门>>

编辑推荐

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自己的谎言，令事实真相不为人所知，是为“罗生门”。被誉为“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的鬼才”的芥川龙之介，以风雨不透的布局将人推向生死抉择的极限。

<<罗生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